

「2022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書

計畫案名

「光復後大高雄地區重要佛教盛事—民國 51 年大崗
山超峰寺首次傳戒大典」



執行單位：林怡利

結案日期：2023 年 12 月

（研究成果報告書僅供參考，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第一章、前言	4
第二章、臺灣佛教與高雄大崗山法脈	6
一、臨濟宗來臺	6
二、大崗山義永法脈發展.....	6
第三章、傳戒在佛教發展之重要性	8
一、何謂三壇大戒	8
二、日治時期臺灣的傳戒與受戒狀況.....	9
三、光復初期的首次傳戒.....	10
四、大仙寺傳戒之影響.....	13
第四章、超峰寺之歷史與沿革	15
一、超峰寺	15
二、新超峰寺	18
三、戰後新舊超峰寺之發展.....	19
第五章、民國 51 年超峰寺首次傳戒	22
一、傳戒介紹	22
二、傳戒狀況	27
三、傳戒人物	29
四、受戒人物	31
第六章、結論	42
一、跨越三段歷史時代的大崗山義永法脈系統.....	42
二、51 年傳戒活動展現漢傳佛教推行的具體成效	42
三、分佈區域與聚落之關係-大崗山法脈的區域性發展.....	43
四、大崗山超峰寺於臺灣南部佛教之地位.....	44
五、脈下寺院普遍不重視歷史文化資產保存提高深入調查之難度 .	44
參考資料	46

圖片目錄

圖 1.民國 42 年大仙寺傳戒圓滿合影	11
圖 2.《臺南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大仙寺提供	12
圖 3.臨濟宗崗山派演字法系表	15
圖 4.大崗山義永法脈聯誼會於 2023 年聯誼會	15
圖 5.日治時期超峰寺舊殿照	16
圖 6.大崗山義永法脈祖師-釋義敏	17
圖 7.超峰寺第一代住持-釋永定	17
圖 8.光復後於原址重建的蓮峰寺	17
圖 9.原安奉於超峰寺之觀音佛祖目前安奉於新超峰寺	18
圖 10.新超峰寺山門	19
圖 11.民國 37 年重建之超峰寺景	19
圖 12.超峰寺第二代住持-釋開照	20
圖 13.超峰寺第三代住持-釋開參	20
圖 14.大崗山超峰寺現況	21
圖 15.新超峰寺現況	21
圖 15.《高雄縣大崗山舊超峯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大仙寺提供	22
圖 16.《大崗山舊超峯寺護國千佛大戒留念》，義永寺提供	23
圖 17.得戒和尚-釋白聖	25
圖 18.羯磨和尚-釋慧三	25
圖 19.教授和尚-釋慧峯	25
圖 20.尊證和尚-釋徹淨	25
圖 21.尊證和尚-釋眼淨	25
圖 22.尊證和尚-釋永傑	25
圖 23.尊證和尚-釋賢頓	26
圖 24.尊證和尚-釋慈藹	26
圖 25.尊證和尚-釋永忠	26
圖 26.尊證和尚-釋永隆	26
圖 27.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攝於大雄寶殿	28
圖 28.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攝於大雄寶殿	28
圖 29.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28
圖 30.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28
圖 31.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28

圖 32.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28
圖 33.開參法師於傳戒活動	29
圖 34.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29
圖 35.李菊獨照	32
圖 36.李菊獨照	32
圖 37.20 歲李菊獨照	32
圖 38.李菊與馮課結婚合影	33
圖 39.李菊與養女馮夏蓮	33
圖 40.李菊在元寶珍銀樓	33
圖 41.馮課與李菊家族合照	34
圖 42.李菊與宣傳車合影	35
圖 43.民國 46 年李菊與法籍僧人-阿難陀合影	35
圖 44.李菊在義永寺	35
圖 45.隆道法師為李菊剃度	36
圖 46.剃度後與王玉雲合影	36
圖 47.開種法師 80 歲照	36
圖 48.民國 83 年李登輝前總統拜訪義永寺與開種法師合影	37
圖 49.開種法師攝於傳戒期間	38
圖 50.開種法師攝於傳戒期間	38
圖 51.開種法師攝於傳戒期間	38
圖 52.開種法師攝於傳戒期間	38
圖 53.2023 年 1 月天禪法師與作者於之合影	39
圖 54.民國 44 年元旦心端法師接任碧瑞堂住持	40
圖 55.民國 51 年心端法師與大崗山超峰寺住持開照法師攝於碧瑞堂前	41

表格目錄

表 1.三壇大戒三師與七證之職責	9
表 2.「41 年冬季傳戒」三師七證師擔任法師	12
表 3.「51 年冬季傳戒」三師七證師擔任法師	24

第一章、前言

近年來，多位臺灣史學者皆對於地方學與地區宗教信仰相當的重視：臺灣史學者許雪姬曾提到，地方學「是臺灣史的重要支柱，亦可說是臺灣史的主要構成細胞。」經由這些「在地」的研究，將臺灣這塊土地上各式各樣特殊的因子，一一給予深入的探析、描述，向上賦予了臺灣史整體敘述穩固的基石，向下則成為凝聚地方共識的根柢；臺灣佛教史學者江燦騰則認為，從臺灣的傳統社會中，觀察早期的臺灣佛教如何逐漸產生變革和進行到的過程，是非常有效和有用的。因為觀察像臺灣這樣，類似美國只有短短幾百年移民史發展的近代社會文化現象，有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就是有關新移民者到新移墾地之後，在其移植地區的生活中，新宗教信仰內涵或方式所出現的各種新變化^[2]。

隨著 1990 年代起，本土意識的抬頭及臺灣的主體性確立後，各縣、市、區的獨特性也開始跟著被重視，若以臺灣佛教史專家的研究往前追朔，原則上臺灣本土於清代開始，已有法脈的發展，且臺灣本土可大方向分為四大法脈-基隆月眉山派、五股觀音山派、大湖法雲寺派以及高雄大崗山派。其中，位於現在高雄市阿蓮區的大崗山派，在戰後卻更為發展和擴充並成為南臺灣七縣市最大的傳統佛教勢力。若從佛教史與佛寺間關係發展的角度來看，位於大高雄地區歷史悠久的大崗超峰寺，對於大崗山法脈的發展，可以說是位於法脈「本山」之地位。

本研究主要是為了分析戰後高雄地區之傳統佛教發展，釐清臺灣戰後南部大崗山法脈的發展脈落，特別是從大崗山超峰寺第一次傳戒之情形，分析大崗山超峰寺與當時的外省僧侶以及法脈下各寺院的關係。如臺灣佛教史研究者江燦騰於著作中所述，日治時代崛起的臺灣四大法脈，在戰後都面臨重新轉型的問題。不過，在北部其他的三大法脈，都幾近瓦解和不具重要的宗派影響力。唯一的例外，是南臺灣的「大崗山派」在戰後卻更為發展和擴充，成為南臺灣七縣市最大的傳統佛教勢力，亦是戰後第一次傳戒的本土法脈。

從臺灣的主體意識來看，大崗山法脈可說是屬於臺灣本土的法脈，其歷史與臺灣發展史及地方發展史皆有很深的連結。大崗山超峰寺座落於大高雄地區的崗山區，有近 300 年的歷史。雖在日治時期的明治末年才發展為大崗山法脈的重要據點，但其發展之歷史不僅可反映不同時代政權對於佛教寺院的政策與態度外，亦可觀察當地聚落的歷史發展變化以及臺灣佛教信仰的變化。由於大崗山法脈以及超峰寺歷史久遠，相關文史調查並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於大崗山超峰寺於民國 51 年第一次傳戒活動的調查。從民國 51 年舉行傳戒法會的各項法會的法務安排，可以突顯其法脈下各寺院間，以及大崗山法脈與外省僧侶的關係。調查內容將包含傳戒人物、受戒人物、護持寺院之相關地方人士以及超峰寺在傳戒後，與外省僧侶、中國佛教會總會等關係之發展。

本研究預計可能之章節架構將前後兩大部份共為七章：前半部依序從臺灣佛教發展以及大崗山法脈開始介紹，同時說明傳戒在佛教發展之重要性。此外，本研究主要之研究場域為位於原高雄縣大崗山區之超峰寺，因此也將針對超峰寺之歷史與沿革進行整理；後半部則是著重於民國 51 年首次傳戒的背景以及過程介紹，包含當時參與盛會的地方重要人士、傳戒法師以及受戒者等人物的彙整。



第二章、臺灣佛教與高雄大崗山法脈

一、臨濟宗來臺

過去中國佛教出現過許多派別，現在流行的主要有八宗。一是法性宗、二是法相宗、三是天臺宗、四是華嚴宗、五是禪宗、六是淨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性、相、台、賢、禪、淨、律、密八大宗派。其中禪又分為南宗及北宗，南宗裡又分為曹洞宗與臨濟宗，是中國流傳最廣的宗派¹。

臺灣的居民大多源於福建，因此閩台向來被視為同根的文化區。正如臺灣的許多民俗是自福建傳入一樣，臺灣的佛教也傳自福建。福建佛教基本上是禪宗。明清時期福建禪宗主要分為曹洞宗和臨濟宗。實際上，這一時期福建無論是臨濟宗還是曹洞宗，其各大叢林都自立門派，如福州鼓山系統稱「鼓山派」。

鼓山位於福建福州東郊，嶺上有巨石，其形如鼓，故稱鼓山。福建鼓山自明代以來，臨濟宗、曹洞宗並傳，在歷史上可以說出高僧輩出。特別是鼓山第一百三十代虛雲法師(1840-1959)。虛雲不僅生於福建，於福建出家，而且其弘法生涯與福建關係極為密切，其對福建佛教最主要貢獻，莫如 1928 年至 1935 年之間任福州鼓山湧泉寺時，使鼓山叢林得以中興。

日據時期臺灣佛教崛起了具有中華本土主流意識的四大法派，分別是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派、台北「觀音山凌雲禪寺派、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苗栗觀音山法雲寺派。臺灣佛教五大法派的住持，都在鼓山湧泉寺受過戒，其法派均屬鼓山法系。由於法派祖師會在鼓山受過戒的，受祖師的影響，其徒子徒孫也千方百計爭取前往鼓山受戒²。

二、大崗山義永法脈發展

日治時代的臺灣佛教四大派中，其中唯一出現於臺灣南部大法派的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也稱大崗山派，以下稱大崗山法脈）」，在臺灣傳統佛寺中，雖與臺南開元寺在歷史傳承關係最密切，但卻在日治時代後急速的於臺灣南部擴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崗山法脈更繼續擴展並遍及南臺灣七大縣

¹ 薛華中，〈臺灣佛教法脈源流〉，《臺灣臨濟宗派與法脈》（臺北：大元書局，2014 年），頁 39。

² 同上，頁 106。

市，成為「大崗山法脈」的佛寺系統。雖然各寺之間的關係並不親密，但其整體認同的意識則是清楚的³。

明治 36 年（1903）超峰寺之管理士紳為重興超峰寺，因此聘請當時於開元寺擔任監院與兼任住持的永定法師擔任超峰寺住持。明治 41 年（1908）永定法師正式將戶籍遷至超峰寺，以超峰寺為發展中心，並與其導師義敏法師合力開創日治時期臺灣佛教四大法脈之一的「大崗山法脈」。當時於大崗山的山上區域，大崗山法脈的寺院已有超峰寺、龍湖庵及蓮峰寺，可見僧尼與信徒人數之眾多，在一座山頭上已有三間佛寺群聚。其中，超峰寺主要是大崗山派的僧眾主要的修行寺院；龍湖庵則是以尼眾為主，而在當時龍湖庵已是臺灣最大、最有規模的尼眾道場⁴。

昭和 16 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隔兩年因大崗山被日本政府列為軍事重地，因此位於山上的超峰寺遷移，並與同樣位於大崗山的蓮峰寺、龍湖庵、淨蓮堂四所寺院合併為「大超峰寺」。遷移的新址為當時的岡山邵阿蓮庄岡山營土名茄苳腳（現地為新超峰寺），開派祖師的義敏法師也隨同下山，鎮寺古觀音像也一併移至山下，部份僧尼則是轉往臺南大仙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超峰寺僧尼有部份寺眾回山上重建原超峰寺，部份寺眾則仍住在山下，因此有新、舊超峰寺之區別，舊超峰寺仍習慣稱為超峰寺；山下超峰寺則稱為新超峰寺。民國 51（1962）年為紀念永定法圓寂 20 週年，特別於山上超峰寺舉辦第一次三壇大戒傳戒活動，當時求戒戒子多達 500 多位，創下民國 41 年（1952）以來傳戒活動參加人數最多的記錄⁵。

民國 58 年，高雄宏法寺的開證法師（義永寺第二代住持）與永忠、開照、心覺法師等，一同拜訪大崗山法脈下的法眷，並發起組織「大崗山本山法脈聯誼會」的活動⁶。民國 100 年（2011）大崗山法脈的法眷，承襲開證法師駐世時，長期推動並蒐集「大崗山法脈」相關資訊後，於同年 5 月 24 日在高雄縣阿蓮鄉崗山村五號的超峰寺舉行聯誼會成立「大崗山義永法脈聯誼會」，以聯繫法脈寺院庵堂團結合作、促進宗風、振興法脈、提振綱維為宗旨。大崗山義永法脈雖與其它本土三大法脈一樣，在臺灣光復後就逐漸衰微，但事實上，他們只是從檯面上走向檯面下，在地方性及區域性上仍有不可忽視的民間影響力⁷。

³ 江燦騰，〈高雄「大崗山派」在戰後的轉型與發展〉，《臺灣佛教史》（臺灣：五南，2020 年），頁 290。

⁴ 李玉珍，〈戰後臺灣佛教與女性：李玉珍自選集〉（臺北：博揚，2016 年），頁 48。

⁵ 郭永坤，〈由佛教會立場發動寺志的撰寫：以大高雄佛教會所屬寺院團體為例〉，《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60 期，2015 年，頁 46-70。

⁶ 宏法寺，〈大崗山本山法脈聯誼會組織緣起〉，《慈恩拾穗-宏法寺開山二十週年紀念》（高雄：宏法寺，1976 年），頁 173。

⁷ 關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2016 年），頁 127。

第三章、傳戒在佛教發展之重要性

一、何謂三壇大戒

中國僧尼出家的程序分為剃度、受戒，受戒又分為沙彌/尼與僧尼具足大戒兩種，只有受過具足戒才算僧團的正式成員，其他都類似學徒身分。早期的印度佛教受戒非常簡單，根據佛教經典記載，只要有意隨佛出家修行者，只要向佛陀表明出家只意願，佛陀讚歎：「善來比丘！」或「來比丘」，就等於認同他的出家身份了，接著為自己整治儀容，也就是「鬚髮自落，袈裟披身」，以此為外在表徵，再加入不同的形象，因此並無受戒的繁文縟節。

直到佛教傳入中國後，魏晉時期確立了受戒之儀式。至今無論是大乘或是小乘佛教，都需要如法登壇，經特定的儀式後才算圓滿受戒，成為正式的出家僧人。中國朝廷控制僧團授戒，透過監督三壇大戒頒發戒牒，以作為僧尼身分證明，所以將所有的授戒集合為三壇大戒，只在歷代協調的時間長短不一，以及登入三壇大戒的考核制度不同而已。

僧尼必須受三壇大戒來取得具足戒，此為中國佛教特有之授戒儀式，分初壇正授、二壇正授、三壇正授三階段。初壇授沙彌、沙彌戒，二壇授比丘與比丘尼戒，三壇授大乘菩薩戒。三壇大戒有三師七證 授予僧尼正式身分，分別為得戒和尚一人、羯磨阿闍黎一人、教授阿闍黎一人，以及尊證阿闍黎七人。比丘尼受戒則 必須二部受，先在代表尼眾僧團的三師七證前受具戒，再由女戒師領至僧眾的三師七證前完成受戒儀式。三師與七證的主要職責，可參考下表 1 所示⁸。

對僧團而言，授戒為過濾與教育成員的重要門檻，只有素質優秀的僧尼才足以代表佛法、承繼法脈。在家眾培福的重要途徑是供養僧團，僧尼素質越高，當然使社會對佛法越加虔敬，佛法越加興盛，社會也越加和樂。國家統一授戒的制度，即是在每個區域(通常是省會)選定官方寺院，定期舉行三壇大戒，通常是三年一期，一如科舉制度。明末清初地方僧團定期舉行三壇大戒的寺院更加稀少，譬如閩南地區幾乎只有福州鼓山湧泉寺傳授三壇大戒，戒子來自華南與東南亞地區⁹。

⁸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高雄：佛光文化，2017 年），《星雲大師全集》，<<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

⁹ 行政院，〈三壇大戒〉，《宗教知識家-線上百科》，<<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182>>。

表 1.三壇大戒三師與七證之職責

種類	職別	功能
三師	得戒和尚	正授戒律的和尚，他是傳戒儀式的核心人物，是戒子所受戒法的傳授人。
	羯磨和尚	引導戒子懺悔業障的懺悔師。
	教授和尚	教授威儀作法，為大眾引導開解者。
七證	尊證和尚	證明整個受戒的流程符合規儀。
	開堂和尚	開堂和尚如同學校的訓導長，負責教導戒子受戒儀規、生活禮儀規矩。
	陪堂和尚	陪堂和尚協助開堂訓導戒子受戒儀規。
	糾察師	糾察師父負責維持秩序，使一切行儀如法。
	引禮師	主要引導戒子如法進行一切行儀禮節，使不違犯，舉凡禮拜、合掌、問訊、走路等等威儀，都由引禮法師教導。

出處：作者整理。

二、日治時期臺灣的傳戒與受戒狀況

在日治時期，由於臺灣位處邊陲地區，並無官方或大宗派叢林的戒壇，如需受具足戒者，必須渡過臺灣海峽去福建等地受戒。至大陸沿海寺院受戒的僧人，其中大部分皆為男眾僧人而非女眾僧人。主要的原因在於男眾的生理條件較能跨海並長途跋涉至回到大陸沿岸的寺廟受戒。例如：義永法脈中第 57 代的永傑法師，就於日治時期至鼓山湧泉寺受戒外，亦拜訪中國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臺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華山¹⁰。

女眾方面，基於當時清朝對於婦女出家的種種限制，以及女性遠遊的安全問題、龐大的旅費以及昂貴的戒場費用的限制，因此女性多數的菜姑和齋姑的形式至佛堂、菜堂或在家中修行，如龍華、先天、金幢等等家佛教徒。整體而

¹⁰ 關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2016 年），頁 127。

言，日治時期臺灣尼眾出家落髮並不普遍，就像她們受大戒一樣難得¹¹。此外，由於跨海至大陸沿海地區受戒，對許多人來說實有困難，因此亦有採「寄戒」的方式，進行受戒。

在《臺南大仙寺開堂記》中，淨心法師於書序中，也已大體說明臺灣於日治時期出家僧人的背景狀況。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的臺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間，臺灣佛教界也出現如同日本僧人有妻子、食酒肉的習慣的僧人，而這樣子的出家人被稱為「日本式的和尚」。從上述的背景不難理解，即便在日治時期臺灣本土已有較成型的法脈發展，但並無任何一個法脈有完整或正式的戒律，給予出家僧人較正式的規範，加上臺灣原有漢傳的大乘佛教與日本式佛教戒律間的落差與衝突，使得臺灣本土並無正式的傳戒記錄，也讓臺灣光復後舉辦的三壇大戒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¹²。

三、光復初期的首次傳戒

民國 42 年的大仙寺傳戒，是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第一場傳戒活動，對日後幾十年來臺灣佛教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場臺灣戰後的首次傳戒，地點在於大崗山法脈下的臺南縣白河大仙寺。當時大仙寺是由大崗山義永法脈的開參法師擔任住持，開參法師是一個注重禪修和勞動的苦行僧，大仙寺在他領導之下，宛若唐代叢林制度的再現，被戰後來臺的大陸僧侶，視為「百丈遺風」。可是，「大崗山派」自日治初期開創以來，道場勢力雖已遍及南部各縣市，卻從未自行傳戒，也因此累積太多未受大戒的僧尼。所以開參法師欲在大仙寺觀音殿、香客樓房改建完成時，自行傳一次戒¹³。

原先寺方是想依照慣例自行傳戒，並允許「寄戒」（繳報名費即可獲受戒證書）。結果，被人向甫在臺成立的「中國佛教會」告密，寺方發現事態嚴重，經過與「中國佛教會」協調，並接受指導傳戒。當時原規劃傳戒之戒期僅有 7 天（不同於大陸習慣的 53 天為由，而質疑傳戒的可能性。在臺南大仙寺開堂記裡的前言，白聖法師針對當年傳戒的背景情況即提到：「今年秋季，聞臺南關子嶺大仙寺有傳戒的消息，因事不干己，未加理會，後來接到各方大德居士們來信，均認為大仙寺七天傳戒，不合中國佛教會的規則，請由中佛會出面干涉或制止。後經中佛會同仁們一再商確，決定先檢寄中佛會傳戒規則一份致大仙寺，請其參考辦理。不久大仙寺即推派了代表，北來接洽，並請示中佛會進行

¹¹ 李玉珍，《戰後臺灣佛教與女性：李玉珍自選集》（臺北：博揚，2016 年），頁 49。

¹² 白聖長老，《臺南大仙寺開堂記附頒發戒碟記》（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 年），頁 2-3。

¹³ 江燦騰，《認識臺灣本土佛教：解嚴以來的轉型與多元新貌》（臺北：臺灣商務，2012 年），頁 166。

的步驟。當經中佛會臨時會決議：一、傳戒日期，至少須要十五天。二、所有戒師應由本會考核敦聘。此兩項決議當交該寺代表，先行南返覆命¹⁴。

另一方面，大岡山法脈這方面並未預期到當時的緊張情況，最後則是由法脈裡的圓融法師出來周旋，主張邀請中國佛教會派遣代表與傳戒外，並依臺灣天氣炎熱為由，將戒期延長至兩週並訂在國曆 42 年(1953)1 月 15 日至 1 月 29 日(農曆 4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舉辦，稱「41 年冬季傳戒」，也為戰後臺灣傳戒制度揭開序幕¹⁵。

「41 年冬季傳戒」的三壇大戒有三師七證，除得戒和尚為開參法師外，其它皆為中國佛教會派遣的外省師父，該屆的三師七證的師父名單如下表 2 所示。由該表可知當時雖由大仙寺發起傳戒，但主要是中國佛教會進行主導。從 43 年中國佛教會出版《臺南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進行統計，當期受比丘戒人數為 39 位(雲嘉南高屏地區的寺院之戒子多達 28 人)；受比丘尼戒人數為 132 位(雲嘉南高屏地區寺院之戒子達 125 人)，受戒者的出家寺八成以上都分布在雲嘉南以及高屏地區，且多數是義永法脈分支下的寺院¹⁶。



圖 1.民國 42 年大仙寺傳戒圓滿合影¹⁷

¹⁴ 白聖長老，《臺南大仙寺開堂記附頒發戒牒記》（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年），頁21。

¹⁵ 李玉珍，《戰後臺灣佛教與女性：李玉珍自選集》（臺北：博揚，2016 年），頁 62-63。

¹⁶ 中國佛教會，《臺南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臺南：火山大仙禪寺，1953），頁 7-19。臺南大仙寺收藏。

¹⁷ 照片出處：臺南大仙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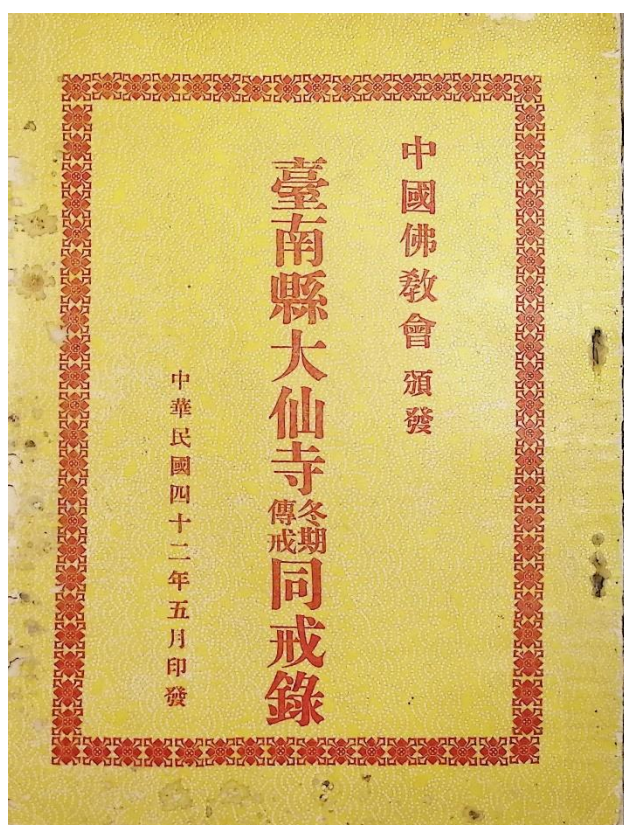


圖 2.《臺南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大仙寺提供

由此可證，當時義永法脈於光復初期，在臺灣南部已有跨區域性的發展模式。即便各寺之間沒有隸屬關係，但當大仙寺發起第一次傳戒時，已造成此法脈一定程度的群聚效應。而透過這樣的傳戒會期的群聚，義永法脈的僧尼也更加凝聚，在法脈的自我認同上有強化的效果。

表 2.「41 年冬季傳戒」三師七證師擔任法師

種類	職別	擔任師父(字號/法名)	法脈/組織	省籍
三師	得戒和尚	開參	大崗山法脈	本省臺灣
	羯磨和尚	太滄	中國佛教會	江蘇
	教授和尚	道源	中國佛教會	河南省
七證	尊證和尚	證蓮	中國佛教會	江蘇
	尊證和尚	南亭	中國佛教會	江蘇
	尊證和尚	慧峯	中國佛教會	河北

	尊證和尚	煮雲	中國佛教會	江蘇
	尊證和尚	悟明	中國佛教會	河南
	尊證和尚	印明	開元寺脈	本省臺灣
	尊證和尚	眼淨	竹溪寺脈	本省臺灣
	開堂和尚	白聖	中國佛教會	湖北
	陪堂和尚	戒德	中國佛教會	江蘇

四、大仙寺傳戒之影響

在經過 41 年大仙寺的第一次傳戒後，自翌年起至民國 76 年解嚴期間，每年三壇大戒皆由中國佛教會負責傳戒業務，且幾乎每年皆在不同寺院至少舉辦一次傳戒活動，為臺灣的佛教發展，開啟了新的階段。更進一步深入探討，亦可從幾個面向來觀察「大仙寺傳戒」對臺灣佛教的發展影響：

(一)中國佛教會在迅速發展

雖然臺灣本島第一次傳戒於大仙寺圓滿落幕，但事實上隱藏在短短戒會期與前後的經理、教育事務，由擅長傳戒的人員組織、協助當年度的寺院人員等，這種遊牧型的輪番上陣，對於實際負責傳戒事務的法師等人，則相當吃力。沒有班底，個別寺院的實際狀況又不盡相同，光評估哪些寺院在多長的時間內能夠準備好，以便排出輪班職表，牽涉到的人事糾紛、資源調度等非常勞神。因此，中國佛教會不僅要費心規劃外，亦需由有參與三壇大戒經驗者，作為引禮師或引贊師協助規劃。

前述提及的大崗山義永法脈的圓融尼師(屏東東山寺住持)及其徒弟天乙尼師，便擔任這樣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國佛教會裡容納來自中國不同省份、不同派別的僧侶，而江蘇的僧人成為中國佛教會的主流，而支持他們迅速與臺灣佛教界建立師承、法脈關係的機制就是「傳戒」。中國佛教會也借重戒師此一指導角色復興中國戒法，因此協商年度戒傳活動逐漸成為中國佛教會的主要工作項目¹⁸。

(二)戒法的完整性與傳戒的變革

在大仙寺傳戒期間，中國佛教會於民國 42 年 1 月 17 日亦發文函送「中國佛教會傳戒規則」給內政部，確立正式的傳戒規則外，亦將傳戒寺、求戒者資格以及佛教會之間的相關規定，有基礎性的規範。在傳戒期間的規定方面，亦與大陸傳戒方式有所

¹⁸ 李玉珍，《戰後臺灣佛教與女性：李玉珍自選集》（臺北：博揚，2016 年），頁 62-71。

不同，例如：1.頭上的香疤從 12 個減少為 3 個、2.禁止傳戒期間的無理打罵、3.寄戒的方式改為錢照收，但要到繳費者家中去講戒規和發證書、4.由中國佛教會決定何寺舉辦傳戒活動，迄至解嚴後才改變等規定¹⁹。

傳戒寺在傳戒規則方面，亦有幾點值得注意：1.要求戒僧尼報名時，須提供剃度師證明，未滿 20 歲者只准受沙彌戒、2.傳戒時於求戒僧尼報名截止時，應呈請所屬教會派員審查，如有不合者不予註冊、3.戒期圓滿後，傳戒寺應將傳戒辦理經過情形暨同戒錄呈報所屬教會層轉中國佛教會備案；4.傳戒寺違反本規定者，所屬教會得呈報中國佛教會及主管機關糾正或停止其傳戒...等²⁰。

從上述規定可知，中國佛教會希望在傳戒方面能確切落實中國戒法，因此進行各方面管控，並要求傳戒寺必須確實將受戒辦理狀況與戒子資訊提供給上級單位備查。透過這樣的方式，能迅速掌握臺灣佛教界各寺院的发展與人際網絡外，亦可以借由完整的傳戒制度，改善日治時期各種不同的佛教習慣與風氣。

(三)大崗山法脈的區域性發展

根據「41 年冬季傳戒」的同戒錄記錄，可觀察到當年受戒之僧尼，超過八成以上皆來自雲嘉南高屏地區的寺院。若仔細確認這些寺院之創設與發展歷史，能進一步發現該些寺院的僧尼皆傳承大崗山超峰寺法脈，且該些寺院皆以法脈的開山祖師-義敏法師做為第一任住持，極具尊敬祖師及紀念的象徵意義。從此點即可說明，該些寺院很清楚知道自身法脈的源流與自我認同。而這樣具規模的區域性發展已自成系統，亦可應證本研究第二章節之內容-高雄大崗山法脈在臺灣佛教史發展中的地位。

現今，許多大崗山法脈的許多寺院仍繼續經營，雖目前透過「大崗山義永法脈聯誼會」進行基本的維繫與交流，但礙於各寺院道場皆已各自發展，在寺務上較採取保守且無創新之宏法方式，因此較無法像同樣位於南部的佛光山一般，發展具有規模的組織。但，從歷史的發展脈絡及地理特性來看，大崗山法脈在臺灣南部有規模的區域性發展是有跡可循，且仍在地方的佛教信仰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¹⁹ 江燦騰，《認識臺灣本土佛教：解嚴以來的轉型與多元新貌》（臺北：臺灣商務，2012 年），頁 167。

²⁰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為函送中國佛教會傳戒規則二份復請查照由〉，《宗教團體管理（0042/123.2/1/1）》，典藏號：0041232022270002，頁 2-3。

第四章、超峰寺之歷史與沿革

事實上光復初期至民國 51 年，對於臺灣的佛教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戰後初期的臺灣佛教由 閩南化、齋教化、日本化的佛教，轉變成中國漢傳式的佛教。原本在日治時期的寺院和出家僧人，如臺南開元寺、大仙寺、高雄超峰寺等寺院，都是屬於發展閩南化的寺院，且寺院法脈的部份僧尼更曾遠渡至福建鼓山湧泉寺受戒。在弘揚佛法方面，在光復之前，傳統的本土法脈都是融合齋教，以誦經、儀軌為主，但在光復後，隨著漢傳佛教的傳入，也逐漸從經懺轉到教育、從無戒到傳戒、自修到共修。

本章主要內容，是針對從日治時期已有完整叢林制度的大崗山超峰寺的寺史進行整理、敘述。

一、超峰寺

超峰寺位於高雄地區的大崗山，是大崗山義永法脈發展的源頭，亦可說是具有法脈本山之地位。目前有在實際運作的大崗山義永法脈聯誼會，其參加大崗山義永法脈分燈寺院數共有 199 間，每年定期召開的會員大會大都選在本山超峰寺舉行，亦或是法脈分燈寺院。在會議開始前，各分燈師父集結於大殿進行佛前大供外，亦奉誦「義永祖師讚」²¹以茲感恩紀念。

臨濟宗崗山派演字法系表			惟傳法印，證悟會融，堅持戒定，永紀祖宗。 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聖果，常演寬宏。 五台，峨嵋，普陀，前寺續演派三十二箇：		
臨濟下派	演世代	外字	臨濟下派	演世代	外字
50	仁	福	67	戒	光
51	聖	善	68	定	善
52	果	成	69	永	照
53	常	寶	70	紀	一
54	演	妙	71	祖	月
55	寬	義	72	宗	清
56	宏	永	73	心	輝
57	惟	開	74	源	鼎
58	傳	心	75	廣	新
59	法	圓	76	續	仁
60	印	天	77	本	德
61	證	地	78	覺	大
62	悟	覺	79	昌	振
63	會	悟	80	隆	家
64	融	古	81	能	風
65	堅	今	82	仁	福
66	持	萬			



圖 3.臨濟宗崗山派演字法系表

圖 4.大崗山義永法脈聯誼會於 2023 年聯誼會²²

²¹義永祖師讚：臨濟正宗 義永法脈 大崗山續傳慧燈 超峰轉法輪 祖印高持 分燈永昌隆 南無度人師菩薩摩訶薩(三遍)。

²² 作者與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李玉珍所長共同參加 2023 年 6 月 27 日於大崗山超峰寺舉辦之「義永法脈聯誼會第六屆第二次聯誼會」，並於該會上之合影。

民國 44 年(1955 年)6 月 7 日，當時的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活佛南下視察各廟寺時，在南部地區就拜訪超峰寺，且夜宿超峰寺。根據報導內容所提到，章嘉活佛拜訪的寺院，如：岡山警悟堂、超峰寺、屏東東山寺...等，這些寺院皆是大崗山義永法脈的分支寺院(分燈)。²³ 由此可知，民國 44 年時，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已與南部的大崗山義永法脈保持良好的互動，在臺灣南部已形成有系統的法脈。

超峰寺位於原高雄縣阿蓮鄉大崗山上，於清朝雍正 9 年(1731 年)由名高僧紹光禪師結茅自修，為寺史的開端。清乾隆 28 年(1763 年)臺灣知府蔣元焄新建觀音殿以來，昔日香火頂盛，但於日治時期後開始日漸沒落。在明治 38 年(西元 1905 年)義敏法師携徒永定和尚(1877 年-1939 年)雲遊至此，不忍古剎殿宇頹微，因此發願重建。然義敏和尚性喜雲遊，四處弘法，因此重建的重責大任則於永定法師。永定法師進入寺後，開始擴建大雄寶殿，度化僧尼並領眾修行，是為第一代住持。義敏法師與徒弟永定法師皆出家於臺南開元寺，永定法師更曾擔任開元寺與赤山龍湖嚴之住持，爾後為專心重建超峰寺，永定法師於 33 歲時，與義敏老和尚共同離開開元寺而至超峰寺發展新的傳承法脈。²⁴



圖 5.日治時期超峰寺舊殿照

圖片來源：《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

²³ 臺灣民聲日報(1955-06-07)，〈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今南下視察各廟寺〉臺灣民聲日報，三版。

²⁴ 徐壽 編，〈超峰寺〉，《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臺灣：國清寫真館，1932 年)，頁 155。



圖 6.大崗山義永法脈祖師-釋義敏

圖片來源：《超峰寺傳承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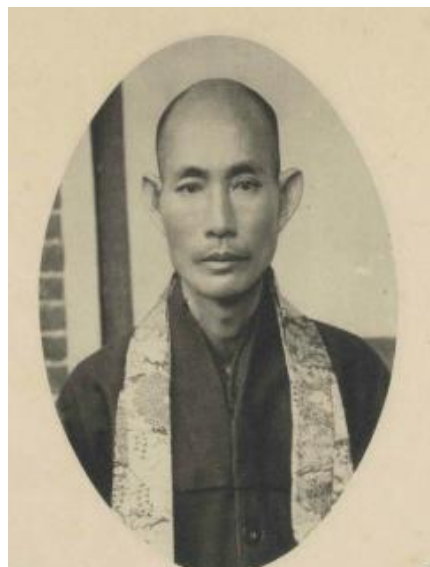


圖 7.超峰寺第一代住持-釋永定

圖片來源：《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

在重建超峰寺期間，由於男女出家徒弟與信徒人數快速增加，因此永定法師於明治 41 年(1909 年)於距離超峰寺 500 公尺處，再建立一座女眾的專門修行道場-龍湖庵。起初以茅結庵，而漸漸改為瓦建，至大正七年透過十方信眾的捐贈乃全部改建完成。建庵期間，因擔心交通不便，因此也自大崗山上至山下開設一條自動車(汽車)道，讓十方信眾可更方便上山參拜。據屏東玉林寺的前住持-天禪師父口述，在小時候當沙彌時期，曾與同樣是小沙彌的圓宗法師一同搬磚頭，建設超峰寺與龍湖庵。昭和 7 年(1932 年)，超峰寺的梁開吉法師與其母永貴尼師至距離 1 公里處，創建蓮峰寺。開吉法師之所以創建蓮峰寺的原因，乃是認為四方參拜者欲往超峯寺者甚多，且交通極不便。因此做為超峰寺之分香姐妹寺，位於交通較便利的蓮峰寺，亦吸引不少四方參拜者。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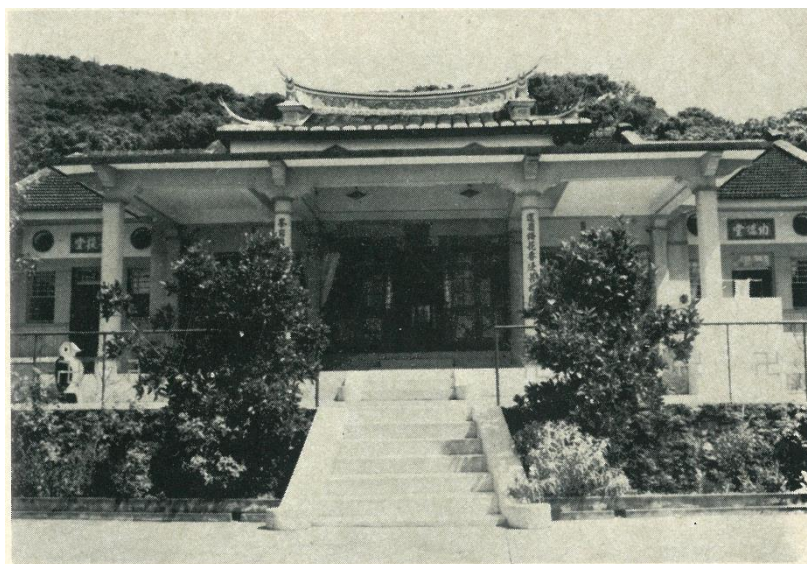


圖 8.光復後於原址重建的蓮峰寺

圖片來源：《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

²⁵ 徐壽 編，〈超峰寺〉，《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臺灣：國清寫真館，1932 年)，頁 167。

1941 年爆發太平洋戰爭，隔年昭和 17 年(1942 年)日軍為軍事需要，而下令將大崗山做為重要的軍事據點，並不准寺僧居留(現今，大崗山地區依然為重點的軍事據點，仍有中華民國陸軍團設置營區)。因此當時位於山上的超峰寺、龍湖庵、蓮峰寺的僧尼則被趕下山，部份移至臺南大仙寺、岡山警悟堂，亦或是三寺於大崗山下合建的「新超峰寺」。

26

現今，位於大崗山下的「新超峰寺」仍保有當時從山上三寺攜帶下山的神像、法器。其中，原安奉於山上超峰寺的古觀音像(乾隆 28 年，1763 年)，以在觀音像前擲杯決定去留，最後由新超峰寺獲得的杯數較多，因而留在山下的新超峰寺安奉；另一方面，新超峰寺的大鐘，亦是原於蓮峰寺使用，但在日治時期移至新超峰寺。



圖 9.原安奉於超峰寺之觀音佛祖目前安奉於新超峰寺

圖片來源：義永寺

二、新超峰寺

新超峰寺即位於大崗山與阿蓮間之平原，在日治時期曾容納來自舊超峰寺、龍湖庵、蓮峯寺的數百位僧尼，也具相當大之規模。²⁷日治時期，因戰爭因素而被迫遷移的舊超峰寺僧眾，在當時永達法師(後擔任高雄市元亨寺之住持)率眾移至山下，而由當時臺南

²⁶ 大崗山超峰寺，《超峰寺傳承史》(高雄：世佛雜誌社，1993)，頁 7。

²⁷ 朱其昌，〈新超峰寺〉，《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高雄：佛光出版社，1977 年)，頁 463。

大仙寺的住持-開參法師擔任住持。觀察現今新超峰寺所保有的舊有山門，即可發現其樣式與大仙寺之山門樣式幾乎相同，且新超峰寺殿內擺設，與大仙寺大殿內的配置與法器皆有相似之處。主要的原因皆在於開參法師將在大仙寺的建設經驗，套用至新超峰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軍撤退後，臺灣的國民政府允許新超峰寺的僧尼再回到山上，因此由接任開參師父的開照法師，率部份僧尼回到已毀損不堪的原超峰寺寺宇，進行重建；一部份的僧尼則繼續留在山下的新超峰寺。



圖 10.新超峰寺山門

圖片來源：《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

三、戰後新舊超峰寺之發展

戰後，民國 37 年(1948 年)時由開照法師率僧眾回山重建，首先重修觀音殿及兩邊廂房，之後於民國 45 年(1956 年)興建西方三聖殿和禪房等工程，直至 1958 年才竣工完成。這一連串的修復重建，令超峰寺於一片廢墟中重現莊嚴寶剎之貌，為四眾依止之修行及信眾朝山禮佛勝地。因此，超峰寺又開始恢復日治時期的香火鼎盛，住眾也日俱增多，有蓄勢待發之氣象。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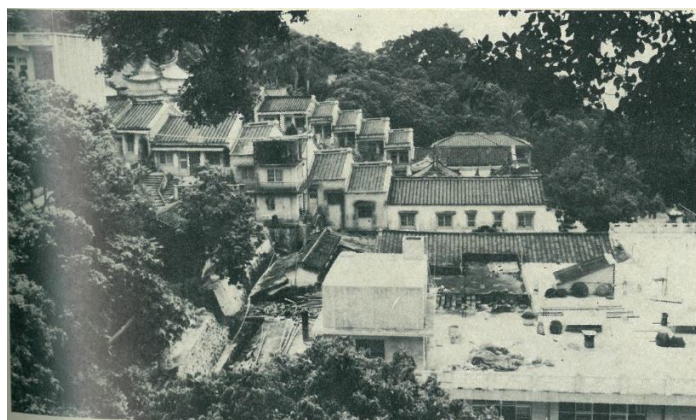


圖 11.民國 37 年重建之超峰寺景

圖片來源：《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

²⁸ 顏尚文，〈鼓山派暨舊四大山派：高雄大崗山派超峰寺〉，《臺灣佛教通史 第七卷》(台北：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2022)，頁 45。

住持方面，民國 48 年(1959 年)-民國 51 年(1962 年)期間，由於開照法師進行閉關修行，因此再次聘請大仙寺的開參法師回山上超峰寺住持寺務。開參法師在暫代住持之位期間，為紀念超峰寺第一代住持-永定老和尚圓寂廿週年，且為達到弘傳佛法之目的，於民國 51 年於本超峰寺舉行護國千佛大戒會，禮請當時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大和尚擔任得戒大和尚並主持其事，一時師資雲集，盛況空前，打破了自民 41 年起至今之傳戒法會，前來受戒之戒子多達 五百多人。²⁹詳細的傳戒內容，會在下一章節加以深入敘述。



圖 12.超峰寺第二代住持-釋開照
圖片來源：《民國 51 年同戒錄》



圖 13.超峰寺第三代住持-釋開參
圖片來源：《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

臺灣佛教在戰爭結束後，都曾因為寺院遭到盟軍轟炸而波及，使得寺院本身生存都相當困難，主要的心力都放在勸募整修，因此對於推動佛教及弘法事業意願並不高。³⁰此狀況正是描述戰爭結束光復後，僧侶重返超峰寺的狀況。在回到山上超峰寺的前十年，依超峰寺的傳承史的描述，都是屬於重修寺院的狀況，一直到民國 47 年(1958 年)才完成。

從前章的描述，可以理解到開辦傳戒活動，不只是軟體上-人員組織、協助當年度的寺院人員的調整與儲備外；硬體設施方面-住宿寮房的設施、負責齋食的大寮(廚房)...等，更是活動舉辦的重要關鍵。超峰寺在經過十年的硬體設施整修，以及僧尼逐漸回到山上形成健全叢林組織並與其它寺院建立來往關係後，才於民國 51 年進行傳戒。由此觀點推斷，若超峰寺在日治時期沒有被迫遷至山下重新發展「新超峰寺」，則民國 41 年開啟首次傳戒的寺院，極有可能是具本山地位的大崗山超峰寺，而非同法脈開參法師擔任住持的大仙寺。

²⁹ 《白公上人光壽祿》(祝賀恩師八秩嵩壽禮贊會，1983 年)，頁 431。

³⁰ 關正宗，〈戰爭臺灣佛教的歷史變貌〉，《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台北縣：大千出版社)，頁 41。



圖 14.大崗山超峰寺現況

照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 15.新超峰寺現況

照片來源：作者拍攝

第五章、民國 51 年超峰寺首次傳戒

一、傳戒介紹

民國 51 年，做為大崗山義永法脈本山的超峰寺，為紀念開山住持-永定法師圓寂二十週年，第一次舉辦傳戒以茲紀念。此次的戒期分為兩個階段：1. 出家戒-民國 51 年(1962 年)10 月 28 日(農曆十月初一)開堂，至 11 月 28 日(十一月初二)，計 32 天；2. 在家戒-於 11 月 18 日(農曆十月二十二日)開堂，11 月 28 日(十一月初二)圓滿。該次出家戒共有 250 人、在家戒共有 288 人，合計 538 人，「法緣之勝」是歷屆傳戒中少見，比起往年的傳戒，此次的受戒人數更是最多的一屆。

此次戒期除報名人數為歷屆最多之外，更是聘請當時的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大和尚擔任得戒大和尚。此外，亦分別聘請慧三和尚做為羯磨阿闍黎；慧峰和尚做為教授阿闍黎，做為戒壇三師。下圖照片為白聖法師、慧三和尚與慧峰和尚於超峰寺前的合影。³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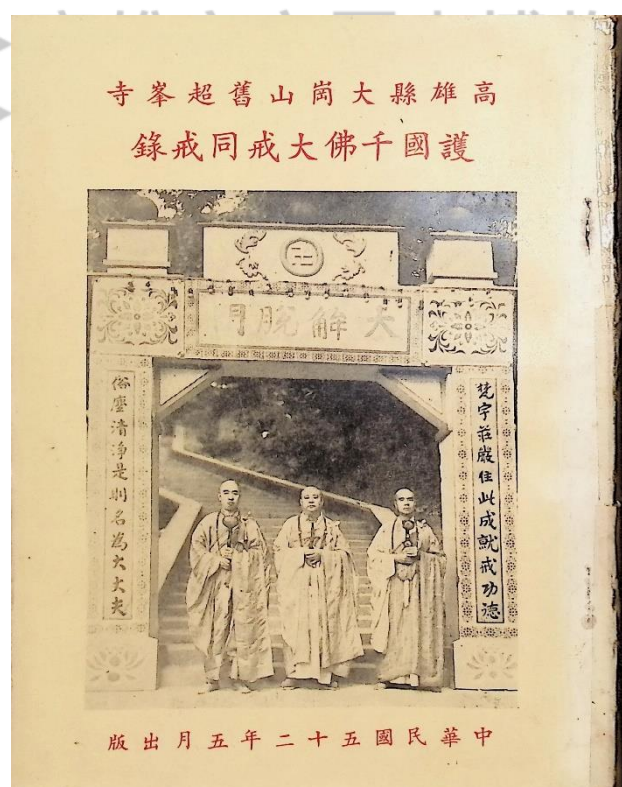


圖 16. 《高雄縣大崗山舊超峰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大仙寺提供

³¹ 開參，《高雄縣大崗山舊超峰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高雄：大崗山舊超峰寺，1963）。臺南大仙寺收藏。

從民國 51 年報紙所看載的傳戒相關資訊，當時除乘坐汽車能直達超峰寺外，若從外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至超峰寺，則需搭火車到岡山火車站後，再轉乘客運至九關站後，再步行三十分鐘上山至超峰寺。³²這對當時汽車尚不普及的年代來說，超峰寺可說是處於高雄縣的鄉村地區，即便如此，仍吸引大量的戒子前往受戒，由此可知該次位於超峰寺的傳戒極具重要意義。此外，當時的佛教雜誌《中國佛教》對於此次的傳戒給予很高的評價：「二百餘人求受淨戒 戒緣殊勝前未曾有」，並強調此次傳戒的大法師皆是法門龍象、教界之寶，宜四方檀越聞風而至，爭先設齋供養。³³

該戒的得戒和尚-白聖長老於該屆的同戒錄中的序也提到此次傳戒所象徵的意義：

「此次受戒之人共達 538 人，受戒者中，有很多是曾在寺院修行甚久，未經落髮求戒的，而現在竟能發心落髮求戒，可見傳戒在臺灣佛教的風氣，已經很普遍深入僧尼的意識中。再則新戒菩薩中，年老者不乏其人，雖云年 老力衰，但從早晨到晚，學禮、聽戒、誦經，做佛事，辛勞逾恆，會未有人請假休息，這是他們發 心 誠，感得佛菩薩加護所致。最令人欣慰者，舊超峯寺雖然在那交通不便的山上，而每日前往設齋供眾擁護戒會的善信，非常踴躍，齊供之多，超出本省歷次戒會的記錄。」

34



圖 17.《大崗山舊超峯寺護國千佛大戒留念》，義永寺提供

³² 臺灣民聲日報(1962-10-28)，〈全省佛教盛事 大崗山超峰寺 今起傳戒大典〉臺灣民聲日報，五版。

³³ 白聖，〈大崗山上龍象雲集〉，《中國佛教》，第七卷第三期，1962 年，頁 25。

³⁴ 開參，《高雄縣大崗山舊超峯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高雄：大崗山舊超峰寺，1963），頁 3。臺南大仙寺收藏。

從這段話就可了解到，連身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白聖長老，都感受到此次傳戒不管在受戒者的人數、年齡上，都象徵著臺灣佛教逐漸由日式佛教成功的轉型為漢傳佛教。民國 51 年的大崗山傳戒，亦距離臺灣本島第一次傳戒的 41 年，剛好 10 年。傳戒盛況，亦可反映中國佛教會在過去十年推行的漢傳佛教，已有具體的成果出現。

表 3. 「51 年冬季傳戒」三師七證師擔任法師

種類	職別	擔任師父(字號/法名)	法脈/組織	省籍
三師	得戒和尚	白聖	中國佛教會	湖北
	羯磨和尚	慧三	中國佛教會	北平
	教授和尚	慧峯	中國佛教會	哈爾濱市
七證	尊證和尚	徹淨	臺南縣佛教支會	臺南縣
	尊證和尚	永傑	大崗山義永法脈	臺南縣
	尊證和尚	眼淨	臺南市佛教支會	高雄縣
	尊證和尚	賢頓	中國佛教會	台中縣
	尊證和尚	慈藹	高雄市佛教會	江蘇省
	尊證和尚	永忠	大崗山義永法脈	澎湖縣
	尊證和尚	永隆	大崗山義永法脈	高雄縣
	開堂和尚	白聖	中國佛教會	湖北
	陪堂和尚	淨念	中國佛教會	河北



圖 18.得戒和尚-釋白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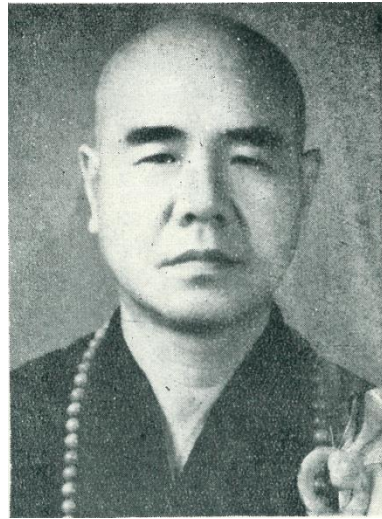


圖 19.羯磨和尚-釋慧三



圖 20.教授和尚-釋慧峯



圖 21.尊證和尚-釋微淨



圖 22.尊證和尚-釋眼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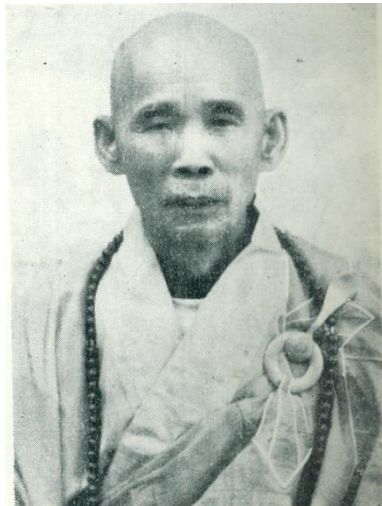


圖 23.尊證和尚-釋永傑



圖 24.尊證和尚-釋賢頓



圖 25.尊證和尚-釋慈藹



圖 26.尊證和尚-釋永忠



圖 27.尊證和尚-釋永隆³⁵

在戒期中比較有趣的部份是，戒期的第四天正逢先總統蔣中正 76 歲之壽辰，當時得戒和尚一早就請常住準備鮮花、水果、名香等，在請三百位戒子一同誦經，為蔣總統祈求福壽增長。³⁶從此點來看，在當時臺灣的佛教時刻受到政治之影響，即便在傳戒如此重要之期間，也需特別考量政治情勢，配合舉辦相關慶祝活動。

³⁵圖 17~圖 26 為民國 51 年大崗超峰寺傳戒戒師之照片，圖片來源：《高雄縣大崗山舊超峯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

³⁶ 星雲，〈大崗山傳戒花絮之二〉《覺世旬刊》，第 199 號，1962 年 11 月 21 日，第一版；開參，《高雄縣大崗山舊超峯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高雄：大崗山舊超峰寺，1963），頁 98。臺南大仙寺收藏。

在這次的戒期中有四位讓新聞記者注目的人物，分別是：慧峯法師、李菊、惟一以及惟性四人。這四人受到注目的原因，分別是：慧峯法師在大崗山超峰寺傳戒前夕，剛好結束為期三年的閉關修行。閉關期間，慧峯法師留了非常長的鬍子，因此許多人慕名前來一睹甫出關的慧峯法師。但，事實上慧峯法師在出關不久後，即將長鬍剃掉；李菊則是其中一名受戒之戒子，由於出家剃度前已是高雄傳奇性的女名人，之後毅然選擇出家，更讓她的名氣更加響亮，因此訪問她的人非常的多；惟一和惟性則是因為兩位皆是高中畢業生，且出家受戒年紀僅二十歲（即為受比丘戒的最低年齡資格），是所有戒子中最年輕者，因此亦受到注目。³⁷

二、傳戒狀況

除上述的傳戒戒師外，進一步針對受戒者背景進行分析，可發現受戒者大多來自大崗山義永法脈之脈下寺院，且這些寺院已遍佈臺灣南部-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地區。從該屆同戒錄的名冊來統計，當年受菩薩比丘戒之男眾，45 人中有 19 位（約 42%）來自大崗山義永法脈之脈下寺院；受菩薩比丘尼戒之女眾，199 位中有 144 位（約 72%）來自脈下寺院。其中女眾佔多數的原因，誠如前章所述，在日治時期，大部份的女眾無法輕易遠渡大陸鼓山受戒之故。

其中，再深入確認、分類受戒者年齡，受菩薩比丘戒之男眾 45 人中，有 24 人的年紀已超過 50 歲（約佔 53%）；受菩薩比丘尼 199 位中，有 108 位超過 50 歲以上（約佔 54%）。其中，比較有趣的現象是：受戒女眾 199 位中，有 43 位的戒子是來自地理位置同樣位於大崗山的龍湖庵（23 位）及蓮峰寺（20 位）。³⁸

從這樣年齡分佈與所屬寺院的地理位置狀況來看，間接說明，許多已長年在大崗山山上寺院修行之戒子，可能因交通受限亦或是認為本身已在寺院長年修行，毋須再特別受戒之想法，而沒有參加過去十年在臺灣各地所舉辦的傳戒。再仔細觀察同戒錄中，許多受戒比丘與比丘尼皆是在傳戒的前兩年之內剃度，這也說明這些戒子，可能得知大崗山超峰寺為紀念開山永定法師圓寂二十週年，而第一次傳戒，而擇時剃度以趕上民國 51 年底的傳戒活動。

這也不但應證大崗山超峰寺在南部佛教信仰者的心中是具有「本山」地位的寺院外，也證明中國佛教會組織以及漢傳佛教在臺灣影響力逐年擴大，受戒之思想也隨之深化於佛教修道之人的意識中。

如前段內容所述，此次傳戒有幾位人物，特別受到記者的注目。其中一位李菊，在出家前已是高雄市的名人。由於李菊剃度、出家之事，對於當時的媒體來

³⁷ 星雲，〈大崗山傳戒花絮之二〉《覺世旬刊》，第 199 號，1962 年 11 月 21 日，第一版。

³⁸ 開參，《高雄縣大崗山舊超峯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高雄：大崗山舊超峰寺，1963），頁 27-49。臺南大仙寺收藏。

說，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新聞，因此傳戒期間也被拍攝了許多照片，目前珍藏於李菊(開種法師)擔任住持的高雄義永寺。本研究也特別收集並訪問(1).李菊的家眷和相關資料，以及同樣於(2).民國 51 年受戒的天禪法師(玉林禪寺前住持)、(3).心端法師所屬梓官碧瑞禪寺之寺眾，讓此次的研究能更加完整。



圖 28.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攝於大雄寶殿



圖 29.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攝於大雄寶殿



圖 30.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圖 31.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圖 32.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圖 33.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



圖 34.開參法師於傳戒活動



圖 35.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³⁹

在民國 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的戒師方面，本研究針對幾位屬大崗山義永法脈的戒師，進行資料搜集與調查，分別為：開參法師、永傑法師以及隆道法師。透過相關的資料收集、調查，確認這幾位義永法脈戒師與中國佛教會外省師父的關係，以及他們在臺灣南部佛教的地位及影響力。

受戒人物方面，本次研究透過實地的調查，對受戒本人、受戒者親友亦或是受戒者寺院人員之口訪，整理出三位當時受戒者較完整的生平與資料，以佐證該次傳戒的重要性與特殊性。這三位於民國 51 年超峰寺受戒的戒子，分別是：高雄義永寺開種法師-李菊、屏東玉林禪寺天禪法師-洪素華以及高雄碧瑞禪寺心端法師-李寄。

其中，尤其以高雄義永寺開種法師-李菊所留下的相關資料最多，包含受戒期間的照片，以及戒期圓滿時，全體戒子的大合照。透過戒子的清晰大合照，亦讓作者辯別更多受戒戒子的影像，這對於未來深入研究大崗山義永法脈與法脈弟子，有很大的幫助。

三、傳戒人物

(一)臺南大仙寺開參法師-吳石

開參法師(1893~1975)，俗名為吳石(法名：開參，字號：惟學)是高雄阿蓮崙子頂人。1893 年 10 月 10 日生於大崗山巖下，因此取名「石」。幼時家貧，父母移居舊超峰寺附近以拾柴、燒炭為業。開參法師 8 歲時由開照上人引薦，禮永定法師剃度。開參法師是相當辛勤努力之修行者，經年每日辛苦工作，朝暮禮佛誦

³⁹ 圖 27~圖 34 為民國 51 年大崗超峰寺傳戒之照片，圖片來源：高雄義永寺。

經。19 歲時閉關於寺北三合洞閱經，22 歲至福建省福國寺受具足戒，數月後返臺仍住山洞中。

日治時期，因為日軍要求，超峰寺、龍湖庵及蓮峰寺遷於茄苳腳，而命名：「新超峰寺」，開參法師則為新超峰寺住持。民國 33 年，開參法師受大仙寺聘為該寺住持，致力復興大仙寺舊貌，並於民國 41 年舉辦臺灣首次傳戒。民國 50 年因超峰寺住持-開照法師閉關，因此請開參法師回大崗山兼任舊超峰寺住持，1962 年於超峰寺傳戒。1975 年 3 月率領弟子三十人環島行腳，但不幸於 3 月 27 日於高雄六龜車禍身亡。⁴⁰

開參法師是繼義敏、永定法師後，最令法脈弟子尊崇的祖師之一。其協助超峰寺於山下重建外，亦協助復興臺南大仙寺，並在民國 41 年與 51 年分別於大仙寺與超峰寺傳戒。其本身住持的寺院，皆是相當有嚴謹叢林制度之道場，因此相當受到中國佛教會外省法師的尊重，並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二)嘉義法源寺永傑法師-陳陽

永傑法師(1897~往生年不詳)俗名陳陽，臺南人氏，16 歲出家於嘉義清華山德源禪寺，21 歲至臺南法華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參學。1921 年初永傑法師為求佛教大乘妙理，曾遠渡洋赴大陸朝禮四大名山，至 1927 年之六年間遊歷各名勝古蹟並參訪各山。

歸臺是時適日本佛教在臺興盛之期，提倡出家者還俗結婚，永傑視此甚為憤慨，立志自建一寺宣揚漢傳佛教，決意出家奉佛度眾，遂於 1929 年底擇地嘉義市北郊地名臺斗坑，興工建寺，至 1930 年初完竣工，並命名為法源寺。時有祖國觀念之佛教徒紛紛投此，未久本寺信眾數達千餘，皈依為三寶者亦超百位之多，其後推行經懺發展法務，造成其時沙門法事傳遍南部一帶。⁴¹

現今法源寺已廢去，即便如此，永傑法師仍是義永法脈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僧侶，如高雄重要的名人-義永寺李菊-開種法師，就禮拜永傑法師為剃度師，可見在當時永傑法師已是得道高僧。據義永寺開種法師的徒弟-心宏法師(沙彌時期曾任永傑法師的侍者)所述，永傑法師在當時，不但是曾拜訪中國四大名山的大師，也精通風水地理之術，非常受人敬仰。⁴²

(三)高雄龍泉寺隆道法師-林清泉

隆道(永隆)法師(1906~1987)，俗名林清泉，(法名：永隆，字號：宏明)，為臺中人氏。早年皈依大崗山派下，法號永隆，23 歲師亦繼承日僧東海宜誠妙心寺

⁴⁰ 大仙寺，《開參老和尚生前事略記》(台南：大仙寺，1978 年)，頁 2-6。

⁴¹ 關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2016 年)，頁 127。

⁴² 心宏法師〈義永寺開種法師之徒弟〉，2021 年 01 月 26 日，作者訪問心宏法師，受訪地：高雄義永寺。

之法脈，因此可稱隆道法師或永隆法師。28 歲披剃於寶善寺，34 歲就任高雄龍泉監院，39 歲臺灣光復，晉任龍泉寺住持。⁴³

隆道法師不但擅長梵唄唱誦，也與各界保持良好的關係，因此在高雄佛教圈裡，法緣甚佳。隆道法師曾長期擔任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之理事長、高雄市佛教會理事長，以及中佛會常務理事，促進中日佛教交流不遺餘力，並在民國 55 年率佛教團訪問日本。在戰後光復初期，原本日僧東海宜誠在南部的影響力，能順利轉移至本土法脈，隆道法師八面玲瓏的交際方式，發揮了一定的關鍵作用⁴⁴，亦被稱為南部的「僧王」。⁴⁵

本文後段的提及的開種法師，因參選第三屆臨時省議員而認識隆道法師，兩位皆為喜歡品茶之人。由於隆道法師擁有相當廣的人脈，因此也時常幫義永寺接到許多誦經佛事。李菊在民國 51 年剃度時，特別依隆道法師與永傑法師披剃出家。在中國佛教會於民國 70 年舉辦「第三屆世界佛教僧伽會」時，隆道法師亦擔任高雄地區的總接待工作，開種法師也一同協助，顯示隆道法師當時在南部佛教的重要地位。⁴⁶

四、受戒人物

(一)高雄義永寺開種法師-李菊

生平

李菊（1911～2004）本名楊阿好，（法名：開種，字號：惟德），在地高雄人稱：阿好姑或阿好姨。李菊生於明治 44 年（1911）11 月 17 日，為楊溪河與許簞之四女，⁴⁷原籍台北廳金包里堡（今新北市金山區），後被中崙里（約於今臺北市松山區）的李法悟收養。在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底下，養父母不准李菊讀書，因此並未接受正統教育，好學不倦的她總是私下偷偷的跑去廟寺學習漢文，⁴⁸也因此奠立不同於傳統教育的文學基礎。

⁴³ 關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2016 年），頁 134。

⁴⁴ 江燦騰，〈高雄「大崗山派」在戰後的轉型與發展〉，《臺灣佛教史》（臺灣：五南，2020 年）頁 383。

⁴⁵ 德薰法師〈龍泉寺隆道法師之徒弟〉，2023 年 10 月 01 日，作者訪問德薰法師，受訪地：高雄義永寺。

⁴⁶ 心宏法師〈義永寺開種法師之徒弟〉，2021 年 01 月 26 日，作者訪問心宏法師，受訪地：高雄義永寺。

⁴⁷ 日治時期戶籍謄本、身分證（1975.01.01）、戶籍登記申請書。1975 年身分證寫母名為許燕。日治戶籍寫李菊生日為 11 月 17 日，戰後戶籍寫為 1 月 17 日，寺內紀錄為農曆 8 月 20 日（國曆 10 月 11 日）

⁴⁸ 李儒斌（1990）。〈濟世助人熱心社會公益的開種大法師〉。《世界李氏》，第四卷，第六期。

李菊幼年時，養父母家境小康，但後來家道中落，迫於貧困，其養父甚至在她 16 歲時將她許配給年紀大四十歲的盧金標(50 歲)的基隆人。兩人同居不到一個月，也沒有辦理入戶手續的情況下，李菊即逃離北部南下。⁴⁹

隻身來到南部的李菊，為了能生存，向當時艷名鼎鼎的歌妓田廣蝦學藝，得其衣鉢真傳，其接物待人迥異於同儕。⁵⁰芳年 20 歲時，李菊隻身來到高雄發展，⁵¹礙於生活，踏入鹽埕町的高雄樓討生活。也因從小學習漢文之故，李菊精通漢文、日文、南管、北管，⁵²舉手投足皆有名媛風範，又為人豪爽急公好義，不久便成為高雄樓當家藝旦，花名為阿好。也因此許多老高雄人都稱李菊，阿好姨或阿好姑。



圖 36.李菊獨照⁵³



圖 37.李菊獨照



圖 38.20 歲李菊獨照

昭和 8 年(1933)，三十四歲的鹽埕當地富甲馮課到高雄樓應酬時，由二十二歲的李菊侑酒，經同伴穿針引線撮合，兩人進而相戀而婚。馮課雖已有妻室朱素嫻(前鎮朱家人)，仍堅持納李菊為妾。馮課為安撫元配，還將一甲的田地過戶給元配，才獲得同意。⁵⁴

民國 37 年(1948)馮課順利當選鹽埕區副區長，但時不我予，民國 39 年(1950)時，馮課因肺結核於 51 歲病逝，而李菊時逢 40 歲，悲慟萬分決議守節，也淡出政商名流圈。馮課逝世時，對李菊的遺言：「妳是絕頂蓋世聰明的人，該如何做就怎麼做，不必問我。」⁵⁵

⁴⁹ 臺灣日日新報(1926-11-13)，〈基隆雜俎／孫のやうな妻逃る〉臺灣日日新報，五版。

⁵⁰ 洪鐵濤(花禪)。「花叢小記」。《三六九小報》，頁 211。

⁵¹ 關正忠，黃美英彙整，《開種法師》〈<https://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kai-zhong.html>〉。

⁵² 邱旭伶(1999)。《臺灣藝旦風華》。

⁵³ 本章節圖 35~圖 52 之李菊(開種法師)相關照片由高雄義永寺提供。

⁵⁴ 林曙光(1985)。「馮課李菊名士名花兩相歡」。《高雄人物評述(第二輯)》。

⁵⁵ 同註 52。

李菊善於經商，當時於高雄市鹽埕區經營元寶珍銀樓（位於七賢三路 118 號⁵⁶）、元寶珍股票行；在同區富野街經營三洋汽車行（三洋小包車出租，是全高雄第一間出租車行，位於富野街 43 號），擔任婦聯會委員、高雄銀樓公會理事、台北同鄉會監事、高雄區合會儲蓄公司董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高雄市分會顧問、⁵⁷高雄市李氏宗親會常務監事、世界李氏宗親會永久名譽理事長⁵⁸等，在社會上被稱譽為女傑，⁵⁹其事蹟亦被收錄於民國 45 年出版的《南臺灣人物誌》。⁶⁰

李菊與馮課結婚期間並無生育，而是收養了一位剛出生兩個月的女嬰-馮夏蓮(馮錦絨)。馮課的大房朱素嫻則是生有一男(馮天生)二女(馮錦華、馮錦秀)。李菊將大房所生之子女一樣視如己出，在馮課往生後，不但主持辦理馮天生之婚事，亦在出家後於義永寺舉辦馮氏宗親會相關活動。其中，馮天生與馮夏蓮之家眷及子孫與李菊特別親近，馮夏蓮之丈夫為高雄鹽埕區老字號銀樓-金玉山之公子，在日後亦成為義永寺第一任管理人，協助李菊處理寺務。⁶¹



圖 39.李菊與馮課結婚合影



圖 40.李菊與養女馮夏蓮



圖 41.李菊在元寶珍銀樓

⁵⁶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1951-05-08)。「高雄市元寶珍銀樓申請變更為合夥組織」，《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民國 40 年 5 月 8 日核准公文》。

⁵⁷ 釋開種（李菊）名片；中國日報(1957-03-30)。「慈善家李菊」，中國日報，2 版。

⁵⁸ 李儒斌（1990）。〈濟世助人熱心社會公益的開種大法師〉。《世界李氏》，第四卷，第六期。

⁵⁹ 林曙光（1985）。〈馮課李菊名士名花兩相歡〉。《高雄人物評述（第二輯）》。

⁶⁰ 東南文化出版社(1956-12-20)。「李菊」。《南臺灣人物誌》。

⁶¹ 顏金輝居士，2022 年 12 月 1 日，作者訪問義永寺榮譽管理人，受訪地：高雄義永寺。



圖 42.馮課與李菊家族合照

〈1.馮課、2 李菊、3.朱素嫻、4.涂士女(馮課弟媳)、5.馮天生(馮課之子)、6.馮吉雄(馮課大姪子)、7.馮俊雄(馮課小姪子)〉

從義永寺提供的老照片影像來看，可觀察到李菊在先生往生後，開始參與許多佛教活動並和寶珠溝義永寺結下淵源。據高雄市鹽埕區慶芳書局第一代老闆李慶雲的太太表示：李菊和自己先生的感情很好，因為都姓李，所以李菊也認李慶雲老闆為自己的乾弟弟。剛好李慶雲老闆的兩位妹妹皆已出家並於高雄的菩提禪寺宏法，因此李菊在先生馮課過世後，也時常到慶芳書局，向李老闆請教出家事宜。⁶²

義永寺由寶珠溝環繞，分香自大崗山超峯寺，屬臨濟宗，其創建為李龍都、李晚子、郭馬、吳永聚四位居士，和永忠、永仁、開證等三位法師共同促成，他們遊說左營望族藍清泰捐贈土角厝十一間，於民國 43 年（1954）2 月間開辦，由開證法師（1925～2001，出生自左營桃仔園，俗名黃金柱）擔任住持。然而開證法師當時時常外出學習佛法，民國 44 年（1955）7 月間開證法師北上參學，暫由郭馬管理，而郭馬因本身事業的牽絆，無法全心管理寺務，又因義永寺財務窘迫，因此同年由藍清泰召請有關人士公議，決定敦請李菊當家接任住持。⁶³

移交當時寺內現款二元一角，債台高築，負債在數千元之譜，李菊雖本身經濟條件優渥，但卻選擇當年如同僻壤般的寶珠溝為修行場域，僅茅屋數間，水電

⁶² 李慶雲夫人，2021 年 3 月 27 日，電話接受訪問。

⁶³ 義永寺，〈開種法師〉，義永寺網站：<https://www.yi-yong.org/zh-TW/pages/%E9%96%8B%E7%A8%AE%E6%B3%95%E5%B8%AB>

匱乏生活條件極為嚴苛下帶髮修行，立下皈依佛法的大願，為寺內奔走甚力。⁶⁴義永寺在李菊接手後逐步完成舍利塔、大殿、齋堂、極樂廳等設施，⁶⁵三民區寶珠溝一帶信仰中心逐步成型。



圖 43.李菊與宣傳車合影



圖 44.民國 46 年李菊與法籍僧人-阿難陀合影



圖 45.李菊在義永寺

民國 46 年（1957），李菊與參選人王天賞在區合會之中有所糾紛，因此也投身加入第三屆臨時省議員議員的選舉。其選舉目的並非當選，而是為了分散王天賞之票源，進而使其落選。⁶⁶當時，李菊已成為義永寺住持，但尚未削髮為尼。

最終選舉結果雖與預期相同-李菊落選，但王天賞也未選上，李菊欣喜若狂連落選都燃放鞭炮慶祝，連日街頭巷尾到處鳴謝，逢人哈哈大笑，連呼「多謝、多謝」。⁶⁷雖然是一次明知落選的選舉，但仍成為高雄市第一位女性參選省議員的先例，也成為寺院住持投身參選的先例。

在省議員落選後，李菊了卻心願，選擇洗淨鉛華遁入佛門，將餘生貢獻於義永寺。⁶⁸民國 51 年（1962）10 月 24 日她依隆道（永隆）法師披剃出家，獲賜法號「開種」，並由永傑法師撒甘露水，同年於高雄阿蓮鄉大崗山超峰寺受具足戒，⁶⁹成為一位真正的比丘尼，將三千煩惱絲也剃光，表示將餘生貢獻於義永寺的決

⁶⁴ 林曙光（1985）。〈馮課李菊名士名花兩相歡〉。《高雄人物評述（第二輯）》。

⁶⁵ 開種大法師八秩嵩壽獻詞。

⁶⁶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 1920-1960》（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3 年），頁 415。

⁶⁷ 遐祺（1957-04-24）。〈欣聞名落孫山外 女尼雖敗以為榮 目的不在當選祇為拖垮別人〉。聯合報，3 版。

⁶⁸ 臺灣新聞報（1962-10-25）。〈李菊剃去三千煩惱絲 昨日受戒舉行圓頂禮〉。臺灣新聞報。

⁶⁹ 聯合報（1962-10-24）。〈人世繁華成夢幻 夕陽殘粉伴青燈 藝旦姬妾女老板多彩身世 晨鐘暮鼓為比丘頓悟前塵〉。聯合報，3 版。

心。李菊披剃出家時，曾造高雄市區的一陣轟動，也被當時的報紙報導；同樣的於大崗山超峰寺受戒時，亦是大家關心的焦點。⁷⁰⁷¹

據說由於李菊（以下改稱法師）的過往經歷，她深深瞭解在風月場中的苦難女子的痛苦，因此立志要盡力去普渡眾多苦難的婦女，使她們精神上獲得安慰，她曾表示：「將盡一切力量，去替更多的婦女服務」，民國 52 年（1963）時在義永寺便已有二十多名尼眾。⁷²此外，法師為早期高雄市各項公益活動出錢出力，常是活動的貴賓，義永寺的寺眾都知道「支持公益活動」是開種法師最愛的弘揚佛法方式之一。⁷³

李菊一生走來精彩不斷，在高雄市婦女界頗負聲譽，在金融界亦具輝煌。洗淨鉛華後出家修行，善心義舉捐贈無數，自己生活平淡風清，捐款數據統計卻破億有餘，將畢生積蓄奉獻於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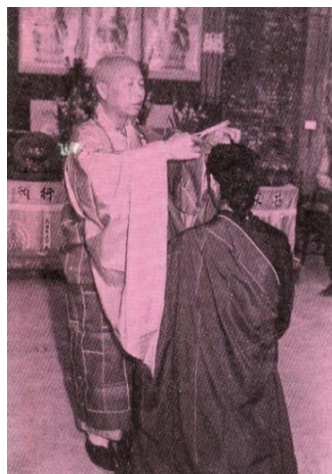


圖 46.隆道法師為李菊剃度



圖 47.剃度後與王玉雲合影



圖 48.開種法師 80 歲照

70 臺灣民聲日報(1962-10-24)。〈看破經塵，高名女人李菊削髮歸依佛門〉。臺灣民聲日報，3 版。

71 覺世旬刊(1962-11-21)。〈大崗山傳戒花絮之二〉。覺世旬刊，1 版。

72 聯合報（1963-03-13）。〈色即是空！朱顏已改誤風月 雲鬢欲雪向佛陀 藝旦·名花·瓊樓失舊夢 暮鼓·晚鐘·緇衣伴青燈〉。聯合報，3 版。

73 陳金聲（2003-09-26）。〈人物臉譜：93 歲開種法師 凡事「沒問題」傳奇女子 義永寺住持今落髮 41 周年〉。聯合報，B4 版。



圖 49.民國 83 年李登輝前總統拜訪義永寺與開種法師合影

受戒情形

李菊於民國 39 年至義永寺修行，直至民國 51 年才落髮並至大崗山超峰寺受戒。民國 51 年 10 月，李菊於義永寺落髮時，曾造成不小的轟動。當時的臺灣新聞報〈紅顏老去塵緣了 遁入空門欲悟禪〉、民聲日報第三版〈看破紅塵-高名女人李菊 削髮歸依佛門〉，都以一定篇幅進行報導。若從現代的角度，可被視為是某位時尚的名媛，突然看破紅塵出家，一樣的令人驚愕。

李菊在受戒前進行圓頂禮時，共吸引了 100-200 人前往義永寺觀禮。從寺方所珍藏的圓頂儀式相關照片與簽到名冊，可看出當時有不少名人前往觀禮。除當時許多大崗山義永法脈的師父，如：開照、隆道、永傑、開坤、真妙外；名人方面如：王玉雲(前高雄市長)、陳銀櫃(前高雄市議長)、商霖(前高雄市議員)、李漢川(高雄市議員)、黃金波(旗津富商)等，皆前來觀禮。當時，李菊選擇在 51 年 10 月 25 日落髮，就是為了趕赴 10 月 28 日於大崗山超峰寺的傳戒之期。

李菊-開種法師在出家受戒前已是高雄市名人，在受戒期間也受到許多記者的注目。從 51 年的同戒錄資料顯示，李菊被安排是菩薩比丘尼戒的第一壇，且被白聖上人認命為戒壇班首，在戒期中十分忙碌。⁷⁴同樣是於當年度受戒的屏東玉林禪寺前住持-天禪法師回憶表示，該屆受戒的名人-李菊，則是比丘尼之班首，除受到許多注目外，亦或得許多人士供養紅包。⁷⁵從李菊選擇於大崗山超峰寺受戒之舉動分析，對於身為大崗山義永法脈門下之徒以及義永寺之當家住持，若能

⁷⁴ 白聖長老圓寂讚頌委員會，〈緬懷先師 白公上人〉《白聖長老圓寂紀念集》，(台北：白聖長老圓寂讚頌委員會)，頁 98。

⁷⁵ 天禪法師，2023 年 1 月 15 日，作者訪問天禪法師，受訪地：屏東玉林禪寺。

於本山大崗山超峰寺受戒，不但具有相當程度的象徵意義外，更讓義永寺做為法脈下分燈寺院，更具光彩。由於李菊在出家前已是相當有名的人物，在出家受戒期間，更有許多新聞記者關注，也因此留下了許多當時受戒時的珍貴照片。⁷⁶



圖 50.開種法師攝於傳戒期間
〈第一排中間〉



圖 51.開種法師攝於傳戒期間
〈右邊第一列第三位〉



圖 52.開種法師攝於傳戒期間
〈左至右第四位〉



圖 53.開種法師攝於傳戒期間
〈第一列第二位〉

(二)屏東玉林禪寺天禪法師-洪素華

生平

天禪法師-俗名洪素華(法名：印明，字號：天禪)，生於民國 26 年、籍貫為高雄縣，其父母為嘉義布袋海口人，後遷移至高雄。天禪法師在 3 歲時，就曾與姑姑至大崗山龍湖庵居住；15 歲時亦住在大崗山龍湖庵。當時看到寺裡有許多德高望重的法師，因此希望可以外出讀書，便在因緣際會之下，到了屏東東山寺就讀佛學院，並成為東山寺的住眾。天禪法師於民國 51 年於東山寺由圓融法師剃度後，該年便至大崗山超峰寺受戒，為比丘尼戒第十五壇戒子，受戒時年齡為 25 歲。

⁷⁶ 據作者參訪大崗山超峰寺之古物室，並沒有留下太多有關傳戒的照片，甚至連該屆同戒錄都沒有保存。

天禪法師在受戒後，於民國 58 年接下屏東東山寺住持之職，直至民國 60 年 5 月辭退，改由同門的天機法師擔任東山寺住持。天禪法師在卸任東山寺住持後，於民國 61 年接任屏東玉林禪寺住持一職。在擔任住持後，玉林禪寺亦經歷過颱風的侵襲以及寺院農地問題，最後才移居至現地-屏東縣萬丹鄉泉發街 240 號。

在經過十多年天禪法師與其弟子的辛苦經營，新據點的大殿、禪房、客堂、大寮、講堂、圖書室等才逐一竣工完成，成為屏東萬丹鄉一座淨靜莊嚴的寺宇。至今，玉林禪寺仍是一座以比丘尼為主的寺院，且僅收女眾。每年在固定時期，仍會手工製做許多素食料理：破布子、素粽、曬高麗菜等。該寺亦是在地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受戒情形

天禪法師表示 51 年受戒時，在戒場較熟識的法師是該次傳戒的得戒和尚-白聖法師以及本門義永法脈的開照與開參法師外，其餘的外省法師則不太認識。受戒期間外省法師皆用國語(北京話)進行開堂說法，再由其它本省法師進行翻譯；而義永法脈法師則用台語進行傳戒。傳戒期間，主要是在於教導出家人的規矩，在佛學思想方面則較少。

由天禪法師的口述可推論，當時大部份受戒的戒子應該都不諳國語(北京話)，特別是受戒戒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已超過五十歲，這些年紀較長的戒子大都出生於日治時期，比起北京話，應該更熟悉台語(閩南語)或日語。在這樣的狀況下，傳戒期間能教授的，也只能限於出家人的行為與規矩，一些較外在形式的內容，無法深入的探討佛學或經藏內容。⁷⁷



圖 54.2023 年 1 月天禪法師與作者於之合影

⁷⁷天禪法師，2023 年 1 月 15 日，作者訪問天禪法師，受訪地：屏東玉林禪寺。

(三)高雄碧瑞禪寺心端法師-李寄

生平

心端法師（1913～2008）-俗名李寄(法名：傳化，字號：心端)，當地人都稱呼他為「寄姑」。生於民國 2 年，並於 50 歲於大崗山蓮峰寺落髮出家，其師父為蓮峰寺的第二代住持開吉法師。在尚未落髮之前，在民國 42 年原在大崗山蓮峰寺修行的心端法師(帶髮修行)駐錫碧瑞禪寺，而成為第一任住持。心端法師擔任碧瑞堂的住持時，仍是帶髮修行，直到民國 51 年大崗山傳戒時，才至大崗山超峰寺受戒。(從大合照中可辨別心端法師之身影)。依同戒錄所記載，心端法師籍貫為高雄縣，為第六壇之戒子。

碧瑞寺位於高雄縣梓官鄉，碧瑞禪寺原名碧瑞堂，原設有乩童問事，主祀的五公菩薩現奉祀於二樓圓通殿觀音菩薩像前，旁祀西天大聖、楊戩元帥立像，是早期地方民眾的信仰中心。民國 30 年由地方善信發起重。爾後，繼續購買土地，於民國 48 年建圓明塔，57 年改建觀音殿、講堂等全新二層鋼筋水泥建築，民國 59 年改為「碧瑞寺」，全寺佔地約一千餘坪。



圖 55.民國 44 年元旦心端法師接任碧瑞堂住持

〈第一排左 3 為心端法師〉

圖片來源：碧瑞禪寺

民國 71 年，由於心端師父年邁，因此寺方開始向主祀神-大聖爺公請示接任之住持(第二任)。當時請示第二任住持時，共有四位出家眾人選，僅有一位是比丘尼，其餘三位皆是比丘。在經過擲杯請示後，最後由當時人在小港的圓淳尼師

獲選。據說，當時大聖爺連賜 20 幾個聖杯，指定圓淳尼師接任。但寺方人員多次透過電話聯繫，當時圓淳尼師並沒有接任住持之意願。直到某一晚大聖爺指示下，寺方信徒終於在小港的精舍見到圓淳師父，她才允諾接任心端法師之住持之位。

現任住持-印智師父與圓淳師父於民國 71 年至碧瑞禪寺時，當時寺眾只有心端法師與另一位寺眾。圓淳師父於民國 71 年大聖爺聖誕當天，正式接任碧瑞寺第二任住持，心端師父則回燕巢老家休養。⁷⁸

受戒情形

由於心端法師已往生，加上受訪者-印智法師沒有向心端法師，針對 51 年傳戒進行了解，因此無法深入了解心端法師於大崗山超峰寺受戒之情形。但，碧瑞禪寺的印智法師提供僅存的民國 51 年的黑白老照片，可看出碧瑞禪寺確實是與大崗山義永法脈有一定的連結。可判別的是，照片中合影的有：大崗山超峰寺開照法師以及已剃度落髮之心端法師，於碧瑞禪寺前之合照。



圖 56.民國 51 年心端法師與大崗山超峰寺住持開照法師攝於碧瑞堂前
〈右 2 為心端法師、右 4 為開照法師〉

圖片來源：碧瑞禪寺

⁷⁸ 印智法師，2023 年 08 月 01 日，作者訪問印智法師，受訪地：高雄梓官碧瑞禪寺。

第六章、結論

一、跨越三段歷史時代的大崗山義永法脈系統

若以大崗山開山祖師義敏法師 16 歲於臺南開元寺出家受戒(1891 年)做為大崗山法脈的起源年，至 2023 年止已有 132 年的歷史，可說是橫跨臺灣歷史發展上，**清朝統治時期、日治時期以及中華民國時期**三個時代的一個法脈。就其歷史淵源來說，此法脈也應是近代臺灣本土佛教宗派傳承，歷史最久的臨濟禪宗正統派後裔之一。

從大崗山法脈系統下的寺院在民國光復後，辦理三次三壇大戒(第一次為民國 42 年於臺南白河大仙寺舉行戰後第一次三壇大戒；第二次是民國 51 年超峰寺再傳大戒；第三次是民國 65 年底的龍湖庵傳戒)的歷史經驗以及本研究調查結果來看，其受戒戒子八成以上皆來自此法脈的分燈寺院，且對法脈祖師認同皆一致。由於清朝統治時期以及日治時期，臺灣並沒有傳戒制度，因此在這兩個時期，還無法有制度性的活動，清楚釐清此法脈的發展脈絡與影響性。

透過光復後，三次的正式制度性的傳戒活動與參與人物結構來看，可確認此法脈系統性發展的**確跨越三段歷史時代**，至今對南部佛教發展仍有一定的影響。這樣具有較長歷史背景且歷經臺灣不同時期的殖民階段，至今仍有活動的宗教法脈，實屬難得。從臺灣宗教歷史發展的長流來看，也確實佔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二、51 年傳戒活動展現漢傳佛教推行的具體成效

如同前章內容所述，民國 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受戒戒子的年齡分佈與所屬寺院的地理位置狀況來看，間接說明，許多年長且已長年在大崗山法脈寺院修行之戒子，可能因交通受限亦或是認為本身已在寺院長年修行，毋須再特別受戒之想法，而沒有參加過去十年在臺灣各地所舉辦的傳戒。隨著，中國佛教會組織以及漢傳佛教在臺灣影響力逐年擴大，受戒之思想也隨之深化於佛教修道人的意識中。

從制度面來說，民國 41 年於大仙寺舉辦的首次傳戒，可解釋為「**漢傳佛教的制度設立**」；民國 51 年超峰寺的傳戒則是「**體現漢傳佛教意識深化的成果**」。其中，可觀察到許多年長的受戒戒子，選擇在傳戒前夕剃度，以赴超峰寺的傳戒，表示這些戒子在意識上亦認為需接受正式的傳戒制度，才具有身為修行者的正統性，而這樣的「**制度認證**」無法用長年帶髮在寺院茹素修行來替代。

此外，如前述大崗山義永法脈是橫跨三個時代的法脈，即使身為漢傳佛教的臨濟宗寺院，在前兩個時代背景因素下，也沒有自行傳戒，而是遠渡福建鼓山寺院受戒。但，當時遠渡福建受戒之戒子仍不在多數，且該時代亦有齋教之影響，正式受戒對於佛教修行者來說並非必要。在中國佛教會與大崗山義永法脈，民國 41 年，於大仙寺傳戒做為正式在台推動漢傳佛教的起點來說，民國 51 年最多人參與的超峰寺傳戒結果，確實驗證漢傳佛教在臺灣推行的具體成效。

三、分佈區域與聚落之關係-大崗山法脈的區域性發展

從臺灣的主體意識來看，大崗山法脈可說是屬於臺灣本土的法脈，其歷史與臺灣及地方發展史皆有很深的連結。特別是具有「本山」地位的大崗山超峰寺坐落於大高雄地區的岡山區，有近 300 年的歷史。雖然超峰寺在日治時期的明治末年才發展為大崗山法脈的重要據點，但日治時期開始，此法脈已快速於同一個地區擴張並建設其它分院來容納脈下眾多的僧尼。

大崗山地區除有超過 300 年歷史的超峰寺外，亦有於龍湖庵(設立於 1908 年，明治 41 年)、蓮峰寺(設立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等，皆是創建於日治時期的百年歷史寺院。若以高雄大崗山超峰寺做為中心點向外擴展，可觀察到從清末至光復時期，大崗山義永法脈的分燈寺院，遍及南部各縣市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這個部份從民國 41 年與 51 年傳戒的同戒錄記錄，皆可觀察。

其中，從幾間寺院的歷史發展來看，許多南部寺院一開始較偏重於齋教或道教信仰，而非大崗山義永法脈寺院。隨著大崗山義永法脈與脈下弟子的擴張，許多寺院開始聘請大崗山義永法脈的師父，來寺擔任住持，讓寺院也在發展中，逐漸成為純正佛教及義永法脈的脈下寺院。如：左營的元慶寺、高雄的碧瑞禪寺、屏東的東山寺皆是如此狀況。

從此點來看，可觀察到許多大崗山義永法脈的脈下寺院並非從零開始創建，而是在寺院發展的過程中，由大崗山義永法脈的脈下弟子接任住持或當家，才逐漸擴大法脈的版圖與影響勢力。加上日治時期與光復初期，全台交通仍不像現代方便的情況下，義永法脈的脈下弟子，主要擴及的範圍即是臺灣的南部地區。進一步來說，臺灣南部的佛教發展與大崗山義永法脈的區域發展，有密切的連結外，透過脈下不同寺院的連結，而形成跨區域性的佛教網絡，也深深的影響臺灣南部佛教信仰者。

四、大崗山超峰寺於臺灣南部佛教之地位

從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崗山超峰寺於臺灣南部的佛教信仰者來說確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即便現代星雲法師的佛光山在高雄、甚至是全世界皆有大規模的佛教道場，但不論從歷史面或是區域信仰來看，超峰寺在南部的佛教信仰者心中仍有一定重要地位。此次的研究調查中，發現民國 51 年大部份的受戒者皆是都不諳國語(北京話)，特別是受戒戒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已超過 50 歲，比起北京話，應該更熟悉台語(閩南語)或日語。這也表示，對於這些戒子來說，是否能真正了解中國佛教會的戒師在戒期中的佛學思想並不重要，能在大崗山超峰寺獲得戒牒才是主要在民國 51 年受戒的目的。

研究過程中，也發現到許多民國 51 年受戒的比丘與比丘尼皆是在傳戒的前兩年之內剃度，這也說明這些戒子，可能得知大崗山超峰寺為紀念開山永定法師圓寂二十週年第一次傳戒，而擇時剃度以趕上民國 51 年底的傳戒活動。這也應證大崗山超峰寺在南部佛教信仰者心中是具有「本山」地位的寺院外，而該屆受戒的戒子又是歷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這也代表大崗山超峰寺傳戒，亦具有法脈本山傳戒的象徵意義，十分重要。



五、脈下寺院普遍不重視歷史文化資產保存提高深入調查之難度

本研究在針對民國 51 年大崗山超峰寺傳戒活動的資料，進行收集、調查以及口訪的過程中，發現相關寺院普遍不重視文化資產或相關史料的保存，僅僅靠老師父的記憶，來建構寺院的歷史。作者數度拜訪本次研究主題的大崗山超峰寺，發現雖然其曾經出版類似寺誌的傳承史且設有古物室，但古物室僅僅是將幾件古物統一收藏，加註簡單說明而已，並沒有系統性的整理或深入調查。即便大崗山超峰寺之古物室有展示幾張翻拍的傳戒照片，且說明民國 51 年傳戒對超峰寺來說是歷年來相當重要的活動，但實際上對於相關的資料並無多做保存。本次研究的重要基礎資料-民國 41 年與民國 51 年的傳戒同戒錄，皆是臺南大仙寺所珍藏並提供作者研究，超峰寺本身並沒有保留。

除超峰寺外，其它幾間拜訪之寺院或訪問之老師父，也沒有收藏相關老照片或資料的習慣，僅有曾是高雄名人李菊-開種法師所屬的高雄市義永寺藏有大量且完整老照片，可以深入的研究。相對於許多不重視文化資產的傳統佛寺，義永寺近年積極的針對寺方所藏有的老照片、文物，進行保存、掃描與分析。因此，本次研究中，有大量傳戒照片皆來自義永寺，加上李菊-開種法師本身亦是高雄名人，因此相關的報導與書面資料、照片，比起其它受戒者還要來得多，也在本

研究佔較大篇之篇幅。相對於有大量資料的義永寺，其它寺院則因普遍不重視個人歷史傳承，因此針對受戒者的生平背景與故事再深入調查，有一定的難度。

透過此次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證明大崗山義永法脈才是南臺灣目前最具歷史且具有民間影響力之佛教法脈，其主要發展歷史橫跨日治時期、光復初期至今，也見證臺灣佛教如何從清末的漢傳佛教轉變成殖民時期的日式佛教、光復後又如何從日式佛教轉為漢傳佛教。

未來，亦希望大崗山義永法脈的脈下寺院，能借鏡日本重視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活用，積極對法脈與寺院的口述歷史、建物、佛像以及過去老師父們遺留下的各種珍貴老照片、書籍等，進行基礎性的系統整理與歷史調查研究，期望能讓更多在地的民眾認識臺灣本土佛教與地方發展的歷史外，亦了解背後所蘊含無形的人文與歷史價值。



參考資料

史料

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為函送中國佛教會傳戒規則二份復請查照由〉，《宗教團體管理(0042/123.2/1/1)》，典藏號：0041232022270002。
2.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1951-05-08)。〈高雄市元寶珍銀樓申請變更為合夥組織〉。《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民國 40 年 5 月 8 日核准公文》。
3. 徐壽 編，，〈《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臺灣：國清寫真館，1932 年)。

專書

1. 釋明復 編，〈《白公上人光壽祿》〉(臺北：十普寺，1983 年)。
2. 大仙寺，〈《開參老和尚生前事略記》〉(台南：大仙寺，1978 年)。
3. 中國佛教會，〈《臺南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臺南：火山大仙禪寺，1953)。臺南大仙寺收藏。
4.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 1920-1960 》〉(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3 年)。
5. 白聖長老，〈《臺南大仙寺開堂記附頒發戒牒記》〉(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8 年)。
6. 朱其昌，〈《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高雄：佛光出版社，1977 年)。
7. 江燦騰，〈《臺灣佛教史》〉(臺灣：五南，2020 年)。
8. 江燦騰，〈《認識臺灣本土佛教：解嚴以來的轉型與多元新貌》〉(臺北：臺灣商務，2012 年)。
9. 宏法寺，〈《慈恩拾穗-宏法寺開山二十週年紀念》〉(高雄：宏法寺，1976 年)。
10. 李玉珍，〈《戰後臺灣佛教與女性：李玉珍自選集》〉(臺北：博揚，2016 年)。
11. 東南文化出版社(1956-12-20)。〈李菊〉。《南臺灣人物誌》。
12. 林曙光 (1985)。〈馮課李菊名士名花兩相歡〉。《高雄人物評述 (第二輯)》。
13. 邱旭伶 (1999)。《臺灣藝姐風華》(臺北：玉山社，1999 年)。
14. 開參，〈《高雄縣大崗山舊超峯寺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高雄：大崗山舊超峰寺，1963)。臺南大仙寺收藏。
15. 義永寺，〈《開種大法師八秩嵩壽獻詞》〉(高雄：義永寺，1991 年)。
16. 薛華中，〈《臺灣臨濟宗派與法脈》〉(臺北：大元書局，2014 年)。
17. 顏尚文，〈《鼓山派暨舊四大山派：高雄大崗山派超峰寺》〉，《臺灣佛教通史第七卷》(台北：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2022)。
18. 闕正宗，〈《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台北縣：大千出版社)。
19. 闕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臺北：東大，2016 年)。

雜誌

1. 白聖，〈大崗山上龍象雲集〉，《中國佛教》，第七卷第三期，1962年，頁25。
2. 李儒斌（1990）。〈濟世助人熱心社會公益的開種大法師〉。《世界李氏》，第四卷，第六期。
3. 星雲，〈大崗山傳戒花絮之二〉《覺世旬刊》，第199號，1962年11月21日，第一版。
4. 洪鐵濤（花禪）。〈花叢小記〉。《三六九小報》。
5. 郭永坤，〈由佛教會立場發動寺志的撰寫：以大高雄佛教會所屬寺院團體為例〉，《佛教圖書館館刊》，第60期，2015年，頁46-70。
6. 覺世旬刊(1962-11-21)。〈大崗山傳戒花絮之二〉。覺世旬刊，1版。

報導

1. 中國日報(1957-03-30)。〈慈善家李菊〉，中國日報，2版。
2. 陳金聲（2003-09-26）。〈人物臉譜：93歲開種法師 凡事「沒問題」傳奇女子 義永寺住持今落髮41周年〉。聯合報，B4版。
3. 遐祺（1957-04-24）。〈欣聞名落孫山外 女尼雖敗以為榮 目的不在當選祇為拖垮別人〉。聯合報，3版。
4. 臺灣日日新報(1926-11-13)，〈基隆雜俎／孫のやうな妻逃る〉臺灣日日新報，五版。
5. 臺灣民聲日報(1955-06-07)，〈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今南下視察各廟寺〉臺灣民聲日報，三版。
6. 臺灣民聲日報(1962-10-24)。〈看破經塵，高名女人李菊削髮歸依佛門〉。臺灣民聲日報，3版。
7. 臺灣民聲日報(1962-10-28)，〈全省佛教盛事 大崗山超峰寺 今起傳戒大典〉臺灣民聲日報，五版。
8. 臺灣新聞報(1962-10-25)。〈李菊剃去三千煩惱絲 昨日受戒舉行圓頂禮〉。臺灣新聞報。
9. 聯合報（1962-10-24）。〈人世繁華成夢幻 夕陽殘粉伴青燈 藝旦姬妾女老板多彩身世 晨鐘暮鼓為比丘頓悟前塵〉。聯合報，3版。
10. 聯合報（1963-03-13）。〈色即是空！朱顏已改誤風月 雲鬢欲雪向佛陀 藝旦·名花·瓊樓失舊夢 暮鼓·晚鐘·緇衣伴青燈〉。聯合報，3版。

網路資料

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星雲大師全集》，〈<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
2. 行政院，〈三壇大戒〉，《宗教知識家-線上百科》，〈

<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182> >。

3. 關正忠，黃美英彙整，《開種法師》
〈<https://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kai-zhong.html>〉。
4. 義永寺，《開種法師》，〈<https://www.yi-yong.org/zh-TW/pages/%E9%96%8B%E7%A8%AE%E6%B3%95%E5%B8%AB>〉

口訪

1. 天禪法師，2023 年 1 月 15 日，作者訪問天禪法師，受訪地：屏東玉林禪寺。
2. 心宏法師〈義永寺開種法師之徒弟〉，2021 年 01 月 26 日，作者訪問心宏法師，受訪地：高雄義永寺。
3. 印智法師，2023 年 08 月 01 日，作者訪問印智法師，受訪地：高雄梓官碧瑞禪寺。
4. 李慶雲夫人，2021 年 3 月 27 日，電話接受訪問。
5. 德薰法師〈龍泉寺隆道法師之徒弟〉，2023 年 10 月 01 日，作者訪問德薰法師，受訪地：高雄義永寺。
6. 顏金輝居士，2022 年 12 月 1 日，作者訪問義永寺榮譽管理人，受訪地：高雄義永寺。

